

在庆祝南京大学文学院建院100周年大会上的致辞

陈跃红

同学们、老师们、各位嘉宾，各位领导：

今天，在这个隆重的庆典上，被指定作为全国中文学科的代表讲话，个人感到非常荣幸。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在座几十家中文院系以及没有到场的更多的中文院系，本着天下中文一家亲的兄弟情谊，向南京大学文学院 100 周岁的生日，向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全体师生同仁，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众所周知，南京大学中文学科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中国语言文学教学研究的重镇，百年来，经由数代学人的艰辛努力，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优秀中文人才，奉献出了十分丰厚的学术成果，先后出现了诸如黄侃、吴梅、汪辟疆、胡小石、陈中凡、罗根泽、陈白尘、程千帆等众多不断影响着现代中文学科发展的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他们无疑是南京大学中文学科的骄傲。而我们作为中文学界的同仁，同样为他们的成就和风范感到自豪！

各位同仁，各位同学，现代大学教育体制和学科专业划分的结果，使得学科专业作为一个平台，无形中成了人们借以定位各自文化身份的符号性标志，于是在别人的眼中，我们就被界定为所谓的中文人，那么好吧，就让我们永远记住“中文人”这三个字。既然都是中文人，我们之间就难免会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千丝万缕关系，就如同刚才提到的黄侃和吴梅先生也曾经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而汪辟疆和陈中凡先生还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一样，同样在今天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师生群体中，也经常可以见到南京大学中文人的身影。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既然都是中文人，也就注定在未来的发展路途上，我们不仅要同气相求，而且务必要同舟共济，中文语言文学学

科在中国的命运定位，也就是我们这些中文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所系。

那么，时值当下人心浮躁、精神张皇的语境，我们当如何自处？十多年来，中国的大学教育一直都在走着数量扩张之路，众多理工科研型和社会应用型的学科由此得到了超乎常规的扩展，而作为人文学的中文学科却不但没有发展，相应地，纯粹中文学术反而日渐萎缩和边缘化，即便某些院系一定程度的数量增加，各种学科评估和项目申请的热闹，研究论著数量猛增和评奖评优的喧哗，也都掩盖不了五彩缤纷下妆容的苍白和整体处境的日渐边缘化。走到今天，该是我们坐下来认真琢磨和反思一下的时候了，而且也似乎真是到了这样一个时机的窗口。

说是一个时机，当然不是因为政府和领导比过去更重视中文，也不是因为高考开始了有利中文发展的改革。如果有人硬要说，我们终于时来运转，中文将要王者归来了！即使你相信，我也不会相信！期待中文像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不正常的兴盛，是一种非理智的想象，那实际上也不是中文应有的正常学科生态。另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领导的英明和政策的一时改变上，与期待包公还魂一样，都是顺民对于明君的形象性期许，与中文学科发展的实际内在需求关系不大。事实上，王者永远不会再归来，中文的唯我独尊多半也只是个别人的梦中呓语。

我之所以说现在到了一个需要认真反思的关口，说到底，只是因为经过了最近三十多年社会和市场的冲击淘洗，中文学科身上许多被外部世界所赋予的、无关本原的光环都已经彻底褪尽，于是，除了中文本身，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于是。我们终于可以更加简洁理智地去看清楚自身。

那么，中文是什么呢？中文就是中国语言文学，或者干脆说，中文就是中文，剩下的她就什么也不是。对于中文这样一门以数千年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为依托的学科而言，我们的存在底气和发展自信，在很大程度上决不应该依托于一时的潮起潮落和时势变迁；我们的发展前景，也决不应寄期望于短期的风云变幻和星移斗转。无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文学科超乎寻常的兴盛，还是市场大潮下不断的边缘化，都不是中文正常的学科生态。高考科目的调整带不来中文的真正发展，国家发展战略再如何向文化产业倾斜，也不会刺激出现天价古汉语专业硕士学位的需求，官员们再附庸风雅，他也不会打“飞的”来到南京仙林校区听中国话剧史课程。所以我要说，中文就是中文，除了关注中国有史以来的语言文学发展和当下十三亿多人口的语言文学需求外，我们还真不需要更多的疆域扩展可能。但是，仅仅就这一领域的探讨，就足以让所有的中文人前赴后继地忙碌上一千年，甚至永远地忙碌下去！

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里面，中文不仅仅是一门学科，而更是国内

最大多数人口基本的交流工具，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和价值港湾。因而无论潮涨潮落，发展中国语言文学学术，培养代代传承和社会需求的出色中文人才，始终都是我们中文学科责无旁贷的历史和现实使命。我们之所以要反思，要坚守，要行动，正是基于一种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说到底，无非是因为在我们的想象力可以看到的时间延长线之内，中文及其相关人文学科发展的好与否，都将直接或者间接地关系到这个国家文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未来。中国如果要避免陷入所谓小康之后的发展停滞陷阱，避免数量扩张型低水平发展的歧路，要实现有品牌、有文化、有质量、有尊严、有地位的社会创新发展，就离不开人文学科和语言文学的滋养支撑，就必须重视和发展人文学科及其相关的文化建设，否则，所谓文明尊严和幸福的现代社会构建就是一句空话。就此而言，维护中国语言文学的伟大传统，提高中文教育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既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长远未来。

进而言之，我愿意在座的你们和我都永远记住这一点，如同这个世界上所有民族国家的语言文学一样，中国语言文学在任何时候都是我们这个国家永远无法离弃，并且是事关国家形象、尊严、文化生态和族群文明教养程度的、根基性的重要学科，任何的风云变幻都改变不了她的学科价值和地位。作为一个中文人，当你走向社会的时候，你要始终保有这一份坚信，保持这种坚信，也就是在保持一个伟大的传统和现代大国文化的尊严和发展信心。

我们还有充分的理由确认，在今天这个以民族国家为存在主体的世界上，一个民族的母语和文学，一直以来都紧紧关系着国家核心价值的塑造，关系着人的灵魂安顿，关系着一个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承继和开拓创新，关系着国民精神素质改善和提升，这就注定她任何时候都边缘不到哪里去！同样，我在这里不妨再补充强调一点，那就是，语言和文学也是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出版业的热点无论如何漂移，纸质媒体无论如何萎缩，影视剧、动漫网游无论如何变得3D化还是4D化，基于大数据和云储存的网络无论具有何等的海量空间，最终也都还是需要优秀的语言和图像内容去填充和供人使用，否则它只是一具无人关注的虚拟空壳。当代中国社会已经走过了它近代以来最艰难的一段岁月，初步跨过小康阶段的中国人，对于精神价值和审美品位的追求欲望正在逐步增强，除了书刊纸本的阅读和视频图像享受之外，有接近四亿人经常在网络空间中阅读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数以万计的人试图借助电子媒体写作和展示自己，超过两百万人试图在网络电子媒体上创作发表自己的文学作品，有人以汉语写作的成就获得了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国内外大奖，也有人因为网络文学的写作每年获得超过2500万元的收入，我们从来就不认为高考

状元报考中文系是意外收获，实在也是很平常的事情，长远地看，我们对汉语言文学的未来前景永远看好。

最后，虽然是作为一个中文人，但我愿意谨慎地提醒大家，当代中文学科也同样面临一个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置身于一个学术国际化的时代，尽管我们所从事的中文学科可能是有国别的，传统的、古典的和本土的学术，但是我们的眼界却必须是国际和世界的。所谓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个天下，往昔的疆界也许是所谓华夏，而在今天就意味着整个世界。研究《诗经》的要知道世界的诗经学，研究古汉语者要知道欧美和世界汉学界的成果，研究古文献也需对世界各地的中国文献收藏和研究有所了解 and 认知，由此方能走向前沿，走向世界，进入真正的现代学术状态。更不用说诸如普通语言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文艺学、比较文学这些早已紧紧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学科专业了。

老师们，同学们，语言文学这个东西有时候让人感觉非常奇妙，她每天在你身边的时候，你常常忘记她的存在，可是她一旦离你而去，你很快就会念念不舍，甚至无比牵挂。去年夏天我有幸到北欧去参加一个国际诗歌节，那里真是人烟稀少，但是我看到一场场的朗诵会，无论是安排在萨米人的议会营地，还是设立在巴伦支海岸边孤立的小教堂，无论是安排在小学校的教室，还是别具匠心地设置在矿山建筑的楼梯上，甚至是安排在废弃多年的小电影院里，哪怕一人只承担 10 句诗歌，两分钟的朗诵，我注意到那些著名的萨米诗人每次都要穿上民族的节日盛装，提前半小时到场做精心的彩排和准备，诗歌作为他们民族的文化记忆和现实诉求，以优美的语词、声音、节奏，在独奏音乐和灯光营造的氛围中，一缕缕竟然是那么温暖地穿透人心。一个嫁到挪威北部的中国女孩，仅仅是从网上看见朗诵会有中国诗人的消息，就立马和他的挪威丈夫驱车半天，赶到北纬 78° 的瓦尔德岛上来，仅仅就是为了聆听几分钟中文汉语乡音朗诵的诗句。朗诵会散场之后，我们的大巴在月光下即将开动，车窗下的人群中竟然突然响起了那女孩无所顾忌独自朗声高唱国歌的声音……经历如此的场景，令我对于民族语言和文学的意义又多了一层理解。

各位同学，各位同仁，最近一段时间内，国内各高校的中文学科先后都在迎来自己的世纪庆典，这似乎也在昭示一个信息，即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中文教育确定无疑地已经走过了她第一个百年的历程。那么，下一个百年的中文学科应该如何走好？她的发展新路将在何处？借此南京大学中文学科建立 100 周年庆典之际，我提议，为着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学尊严和未来前景，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探索。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不能致其远。”接下来，中

文新的百年就要开始，且让我们珍惜和把握好每一天的时间，穿越有限生命的时空，跨过追求过程中的所有门槛，把自己培养成具有真正中国语言文学鲜活血统的弘毅之士。

最后，祝南京大学文学院及其中文学科在新的百年路途上，能够功德圆满，再现历史辉煌！